

# 三峡之谜

三峡大考古纪实

◎蒙和平 / 著

巫巴山地，

204万年前的人类

各种形态的屈肢葬

是中原文化之源

给原始人做遗传

基因(DNA)鉴定

盗墓，

文物保护之大敌

丰富的巴文化遗存

一个神秘王朝的身影

西迁，寻找梦中的家园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三峡之谜

三峡大考古纪实

◎蒙和平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之谜:三峡大考古纪实/蒙和平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 - 80647 - 761 - 6

I. 三... II. 蒙...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028 号

书 名:三峡之谜:三峡大考古纪实  
作 者:蒙和平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40mm × 960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33 万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ISBN 7 - 80647 - 761 - 6/I · 483

---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 - 6894719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巴王陵青铜器

## 序曲：空前的大考古

-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1
- 壮丽的山水间充满神秘/4
- 拉网式普查形成规划/7
- 寻找灿烂的长江文明/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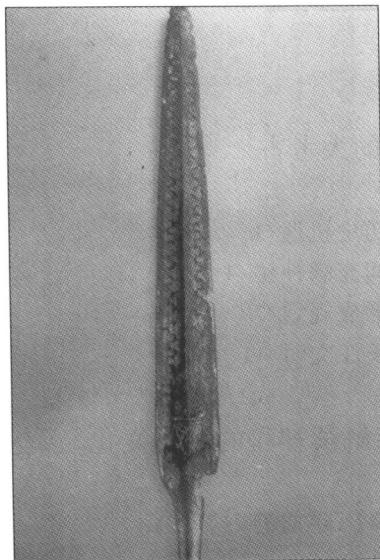
## 卷一 巫山：解读神秘的大溪文化

- 巫巴山地，204万年前的人类/14
- 神圣的大溪/18
- 各种形态的屈肢葬揭示中原文化之源/24
- 白花花的鱼骨渣和口中含着的鱼/30
- 精美的石器和骨器/36
- 陶器记载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秘密/43
- 给原始人做遗传基因(DNA)鉴定/4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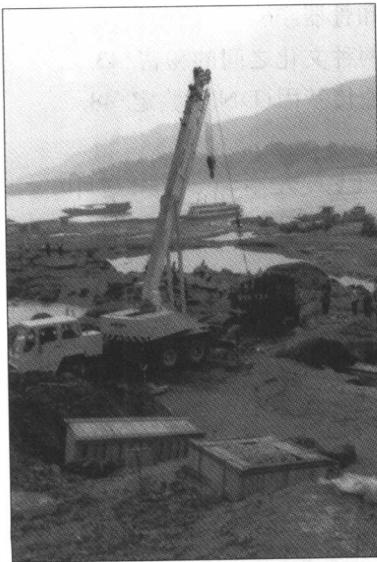
## 卷二 云阳：巴人大本营，官家封印， 唐代集镇

- 李家坝的封泥印证古朐忍/53
- 战国巴人公共墓地，丰富的巴文化遗存/58
- 青铜兵器，武王伐纣的刀光剑影/64
- 与香炉石遥相呼应，与楚、越、秦的关系/70
- 盗墓，文物保护之大敌/76
- 明月坝，出土的惟一唐代小城镇/80



巴人柳叶剑

2



2004年4月,正在装运乌杨阙石段

云安盐的集散地和转运站/86

### 卷三 忠县:曾井沟遗址群, 遥远时代的工业园区 乌杨镇,昭示传奇英雄的汉阙

- 曾井沟遗址群,遥远时代的工业园区/93  
中坝,数量惊人的圜底罐和奇怪的房屋/97  
龙窑揭示的秘密/102  
瓦渣地,奇特的遗址景观/107  
哨棚嘴,独立的土著文化形态/111  
鱼和盐,古代峡江的经济命脉/116  
崖脚,揭开巴楚攻伐的内幕/122  
乌杨镇,国家级文物的发现/128  
汉阙,昭示一位传奇英雄/133

### 卷四 奉节:一个人和一座城 一块陶片,一缕三峡文明的曙光

- 袁东山发现一座宋代白帝城/139  
由瞿塘关重新认识白帝城/144  
“一字墙”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150  
这里曾经是一座南宋抗元山城/155  
鱼复浦,一个过渡时代的记录/161  
一块陶片,一缕三峡文明的曙光/166  
远古的篝火在闪耀/171



明月坝唐代城镇房屋的兽面瓦当



明月坝唐代城镇的花纹瓦当

## 卷五 丰都：

远古的高家镇 猛犸的井水湾  
汉代社会全景图 各个阶层众生相

丰都,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地方/176

旧石器文化的摇篮/182

规模庞大的江南汉墓群/189

庄园经济的展示/195

画像石与精神理念/199

数千陶俑,各色人等众生相/204

笙歌曼舞与人间真情/211

保护祖先遗产的普通人/217

## 卷六 涠陵:小田溪,巴人最后的贵族 青铜礼器,国家的象征 古代三峡,曾经辉煌的国度

一个神秘王朝的身影/222

西迁,寻找梦中的家园/227

鸟形尊,是否镇国之宝/233

虚幻的龙脉,实在的青铜器/239

守候 12 号大墓/245

王者之墓/252

国都江州在哪里 258

3

## 卷七 西陵峡:永恒的史书

中堡岛,三峡文明史的窗口/266

探寻三峡文明之源/271

柳林溪的奇特陶支座/276

三峡地区最早的农业文化/282  
楠木园遥望陕西汉中/287  
又现“清明上河图”/292  
寇准与巴东/298

后记/304



## 空前的大考古

### ◎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1992年4月3日，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有关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

这个决议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不但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而且全世界的媒体也议论纷纷，为之关注。这样一项超级的水利工程，理所当然地要产生一些世界之最：三峡工程将带来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工程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工程。

任何一项基本建设都必须进行文物保护，这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共识。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除了尽量保留、保存和保护好

一些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的文物外，更大的一部分工作是进行考古发掘。

通过考古发掘，收集人类祖先的一切实物资料，包括人类留下来的任何历史痕迹。那些伴人类从远古走来的各种古老的石器，那些凝结着古人智



图1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在三峡工地观察距今7500年前的“三峡第一片”。

慧与审美意识的各式陶器,那些残留着历史风云的青铜器,那些暗示着古人的信仰或崇拜的墓葬,以及那些房屋的遗迹,生活中遗弃废物的灰坑,用火过后的烧结土,食用后的兽骨、鱼刺残渣,磨制石器的砾石,等等,等等。通过这些实物资料,探讨人类自身的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探讨社会发展的必然和偶然,从而复原人类文化的进化史。虽然考古这门学问面世的时间不长,只有两百年左右,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它的比重能否达到九牛一毛都还说不定,但是,它所提供的有助于研究和认识人类自身历史的信息,都是有着千钧之力的,它能撬开历史的重重大门,为我们打开一条认识人类自身的通道。

考古学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使它的发展犹如一夜春风刮遍世界,千树万树梨花开满枝头。它的文明之花开在了那些将要脱胎换骨的土地上。现当代人类社会对于考古的认可,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进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灿烂历史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泱泱大国,对于历史的尊重,已蔚然成为一种国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在这种风气中凝聚起来的。当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在长江三峡这一块土地上重写沧海桑田的历史时,对这一块土地上的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考古的工作,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峡工程是一项堪称世界之最的浩大水利工程。三峡水库淹没区涉及重庆市和湖北省的 20 个县,277 个乡镇,1680 个村,6301 个村民小组。淹没区涉及城(集)镇 129 个,其中城市 2 座、县城 11 座,其他建制镇 27 个,场镇 89 个。632 平方公里的陆地将被水覆盖,桑田变沧海。现在的三峡地区在不久的将来将变成 1084 平方公里的一片汪洋。

在这样广阔的被淹没的地区,将有大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图 2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光培在涪陵小田溪观看出土文物。

物质存在沉入水底。比如那些气派的楼房和小巧的民居，那些繁华的街道和网络一样的公路，那些机器轰鸣、遍布城乡的工矿企业和那些满山葱郁的林木、遍野金黄的稻菽。同时，还有许多埋藏于地下的、经过漫长的岁月而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物，也将会在大水之中消失殆尽，在它们未见天日之前就永无踪影。现实中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挽回；而埋在地下的历史的物质，将不可能再生。那些储存着远古人类各种信息的石器、陶器，也许会把祖先给后人的暗示彻底地带走，使之成为永远也揭不开的秘密。人类在认识自身的通道上，会遭遇一场黑暗，陷入一片茫然。

如果没有三峡水利枢纽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三峡库区地下所埋藏的文物，会像藏在图书馆的典籍一样，等着人们慢慢地去翻阅，去解读。而有了三峡水利工程，情况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么让大水把这些未曾与我们谋面的宝贵实物资料带走，要么我们在大水到来之前把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无价之宝抢救出来。

历史当然选择抢救！

中国当然选择抢救！

于是，气贯长虹的三峡工程又带来了一个大气磅礴的历史使命——抢救性地发掘三峡库区文物。

抢救也是一种机遇。



图3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徐光冀教授2002年在重庆市三峡办标本室视察。

三峡工程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抢救性地发掘文物，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与认识。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三峡库区抢救性发掘文物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这种期望是想通过考古解决三

大认识问题：一是关于人类的起源；二是三峡库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三是巴文化问题。抓住机遇，解开一些千古之谜，是人们的一种强烈

的历史责任感。

## ◎ 壮丽的山水间充满神秘

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上游段的尾端。库区内崇山峻岭，重峦叠嶂，悬崖峭壁，山高坡陡，基本上是山地地貌覆盖全境。长江的北岸，背靠秦岭山脉，大巴山山脉横贯区域之内。南岸，是与长江走向平行，延续全境的武陵山山脉。而在库区东部的峡江里，则是险峻如刺破青天的剑戟一样的巫山山脉。这一带是我国地势第二阶梯的东缘，是长江从青藏高原下来一路往东所经过的最后一线山地。长江流经这里，生命的激情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宣泄和展示。被高岩绝壁束缚着的长江，奔腾咆哮，犹如一群疯狂的斗兽，把自然的生命力演绎到极致。

这一方土地以神奇的山水吸引着观光览胜的人们。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神奇，却鲜为人知。

在距今 38 至 26 亿年的太古代，这一片山地的基底地块开始形成，而表面则是一片汪洋，恣意的海水覆盖着一切。那时候，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无论怎样想像，都只有海水阴森的寒冷。地球进化到元古代后期，这一片基底已经比较稳定，它成了扬子地块中的一部分，而且，露出在泛泛的海水之上。以后，或随扬子地台的隆起，形成古陆；或者又遭海水侵袭，成为某古海域的一部分。这种恶梦般的变迁，在以亿计年的漫漫时空里不断地循环往复。一直到距今 2 亿年左右的中生代，这里都还是扬子黔桂海的一部分。到了中生代三叠纪末期，也就是距今约 1.8 亿年时，一场地质史上的“印支运动”发生了。它使华南地区的陆地隆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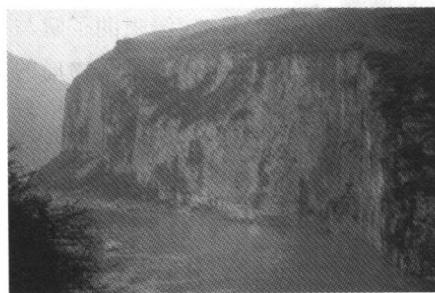


图 4 雄奇壮丽的瞿塘峡

而西南地区仍为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东高西低的地势使得把众多湖泊连结在一起的古长江由东向西流向古地中海。长江的这种情形很像是一则神话。

神话还在演绎，长江不但由东向西流，而且还以三峡为界，分别向东和向西两个不同的方

向流去。这是在距今 8000 万年左右的中生代末期。一场燕山造山运动使巫山山脉隆起，同时使大巴山褶皱带、川东褶皱带、川鄂湘黔褶皱带隆起。这场来势凶猛的地壳隆起，造就了大巴山弧、巫山向斜、七山背斜等气势磅礴的山脉，一片高高的山峦在三峡地区横空出世，创造了让一条江流在这里向两个相反方向流去的精彩情形。

遥远的时空慢慢地向我们靠近。到了距今约 4000 万年前，又一场著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中国的西部更高、更宽阔地隆起，西部被强烈地抬升到了惊人的高度，东部相对变得低矮了。于是，由如今的瞿塘峡夔门向西流的古长江水猛然反戈，从由东向西变为由西向东，以一种疯狂的态势冲击着这些充满霸气、傲然屹立的山峦。终于，万箭齐发似的江水切割开了这些巍巍然、森森然的大山，一条峡江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由西向东贯通的长江出现了。

这样一条轰轰烈烈地诞生的长江，这样一条充满神奇的长江，能让我们窥见它以往的灿烂辉煌吗？我们怎样去发现它的文明的光辉呢？

在三峡库区内，长江作为干流，接纳了一些有名的支流，它们是嘉陵江、御临河、乌江、渠溪河、龙河、小江、磨刀溪、汤溪河、梅溪河、大宁河、大溪、神龙溪和香溪。除了这些支流外，还有许多不太出名的山溪河流也悄悄地汇入长江。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支流，特别是那些溪河与长江交界之处，并无什么特别的景致。人们看到的无非是荒山之下、恶水之边的一块台地，一片寂静的旷野。然而，在古代，这些地方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因而也是人类最集中的地方。在峡江流域，溪河交界之处多数都形成一些相对平坦宽阔的台地，这些依山傍水的台地往往成为古人居住的聚落中心。这是他们安居乐业的一块宝地，是他们表现自己的舞台。

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了我们寻找古人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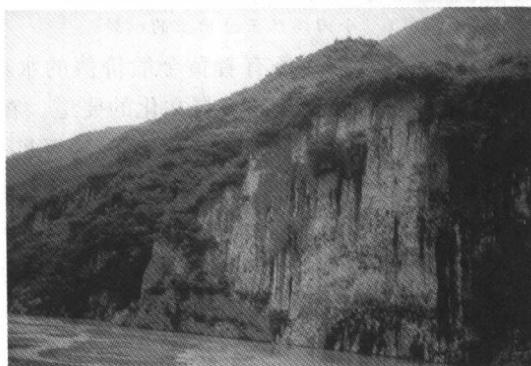


图 5 牛肝马肺峡

的一册书籍。三峡大考古挖出内涵不同的各个地层,就像是在翻阅浩瀚的史书,人们期待着埋藏在地下的文明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大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过一页光辉篇章。而作为世界第三大河流的长江,它的光辉灿烂,我们又了解多少呢?可以说,我们对于长江文明的了解,对于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的长江这只摇篮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古老的长江文明已经向人们昭示了一些它的惊人魅力: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7000年前就有了伟大的农业文明。河姆渡人种植水稻,饲养水牛,培育驯化野生生物蚕虫等,创造了先进的、成熟的农业文化。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遗址,是一座距今8500年左右的城池,而且也发现了稻田遗迹和稻谷,这当是长江流域人类非常光辉的一段历程。

而长江上游则似乎比较沉默。

三峡大考古,能有丰厚的收获吗?能使这块相对沉默的土地撩起它那神秘的面纱吗?能在人类寻找自身的发展轨迹中贡献出独特的文

化价值吗?

神奇的长江,神秘的三峡,这一方山水是如此地出色,这一隅土地是如此地不平凡。在三峡的上游,有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三峡的下游,是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而在它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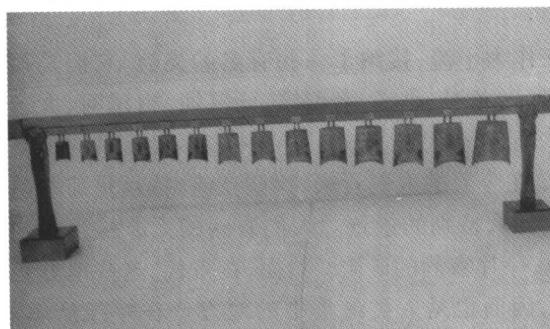


图6 小田溪巴王陵出土的编钟

间的三峡水道,是一条有着黄金般价值的水道,一条人类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一条交流着经济与文化的要道。在这条水道中的巫山县境内,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隐约看见了人类祖先的模糊身影,那是距今204万年的巫山猿人。峡江两岸广袤的巫巴山地,有可能是最早的人类诞生的地方。

我们已经发现了那么遥远的人类或人类近亲。如果巫山猿人确实是人类的老祖宗,那么,这些陌生得无法想像的老祖宗们和我们现代人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如果二百多万年前显得虚无缥缈,沧海桑田的巨变使那些成为化石的远古之人和我们可能没有血缘关系,专家

学者们就有理由把寻找的目光投向距今 10 万年前后。这些旧石器时期末段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现代人的祖先了。这个时期的人无疑是在人类文化史的链条之内。面对着峡江流域那些许许多多的江边台地，专家学者们似乎已经看见了鲜活的史前人类的面貌。

在进行三峡文物大抢救的考古发掘之前，对峡江地区沿江的文物进行了一次大普查。仅在三峡库区 175 米水位线以下及迁建区，就有五十多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或遗迹。这些遗址会对三峡地区历史文明的空白进行填补，为伟大的长江文明增光添彩吗？答案当是非常肯定的。

神奇的山水间一定隐藏着古人们神秘的踪迹。



图 7 小田溪出土的铺首衔环

## ◎ 拉网式普查形成规划

在 1992 年 4 月 3 日通过有关三峡工程的决议之后，根据国家文物局的部署，湖北、四川两省文化厅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展开对三峡淹没区的文物普查工作。

这次普查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从省文化厅、考古研究所到县文化局，直至最基层的文管所，上上下下全部出动，全面出击，在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沿线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文物普查。

说拉网式，一点也不过分。不管是沿着长江两岸或者在长江支流，考古工作者都是徒步行走，似乎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荒滩野岭走路，用双脚丈量脚下的土路。而他们的双眼却不放



图 8 正在修复的丰都玉溪坪神鸟

过地面上的任何东西,期望着能从地上的石块或者陶片里发现蛛丝马迹。他们有时也停下脚步,抬头环视周围的山野地势,头脑里不停地分析判断着:这里是否曾经是古人的聚落遗址或者墓葬区。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搜索,就像在进行一场战争。

我们不妨把镜头对准这次大规模普查中的一支队伍。1993年冬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及有关部门的统筹部署下,成立了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从当年的12月开始到次年的6月,工作队在湖北宜昌市和重庆江津市之间,沿长江两岸对三峡工程淹没区进行了徒步踏勘。参加野外工作的有来自二十多个单位的一百多人,投入工作量总计约每天三千五百人,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旧石器遗迹及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进行了调查,这种调查是史无前例的。

在此之前的80年代后期,四川省就搞过一次文物调查。忠县文管所的曾先龙对这次文物调查记忆犹新。对搞文物普查的人要求必须走路,不准报销车票。他也一样,忠县境内的八十公里小路,他是走完了的。这样徒步行走搜寻的结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收获。当时,长江边上的峭棚嘴、瓦渣地、崖脚三处遗址已经被发现了,他想,这几处遗址都在干井河流入长江的入口处,按照古人的生活习惯,他决定往干井河上游走走看看。这一走,到了他曾经教过书的干井镇中坝,那些被水流冲出来的陶片陶器多得吓了他一大跳,兴奋得让他快晕过去。



图9 位于长江边的丰都汉墓群

其实,对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叶。前华西大学叶长青教授应是三峡地区考古的拓荒人,他从 1913 年就开始在三峡采集石制品,曾经在宜昌和重庆之间的长江岸边发现了五件旧石器。1925 年至 1926 年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纳尔逊在三峡地区的宜昌和万县之间进行史前考古调查,除了在长江沿岸采集外,还考察了 367 个石灰岩洞穴。他采集了大约两万件石制品,并且把最好的约 1000 件标本带回纽约,存放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他标本则分别送给了后来合并于北京大学的前燕京大学、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菲尔得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拥有这么多石制品的纳尔逊却认为,在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迹象是可以绝对否定的,而且在岩洞所得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迹象也不过是一些可疑的线索而已。后来,一位叫郑德坤的中国人对纳尔逊采集的三峡石制品进行了研究,明确指出:大多数打制石制品可能是传留到后来时期的旧石器时代制作技术的产品。

1936 年,考古界泰斗贾兰坡先生曾经在万县盐井沟等地调查采集哺乳动物化石。抗日战争期间,一些躲避战乱到内地的中国学者也分别对三峡地区的地下和地面文物进行过踏勘与测绘。

新中国成立后,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和四川两省的文物考古部门以及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考古队等单位,都先后在三峡地区进行过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和发掘。但是规模并不大。

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就是这样零零星星的,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和发现。三峡地区的文明史似乎很黯淡。

从 1992 年开始的三峡淹没区文物普查,为科学地制定文物保护



图 10 李家坝遗址发掘过的探方

规划打下了基础。按照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要求,由国家文物局委派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组成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负责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指导下,来自全国三十个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百余名科研人员参加了为制定规划而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勘测及发掘等基础工作。这些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 11 重庆市文物局局长王川平深入工地指导工作。  
时三年的艰苦工作,经过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统筹协调和前后八次的重点讨论,到 1995 年 6 月,终于制定了庞大而详尽、科学合理、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整个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规划。规划共三十册,一百余万字。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及移民迁建区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报告一本;二是分省规划报告共二本,湖北和四川各一本;三是分县(市、区)规划报告共二十二本,湖北四本,重庆十八本。规划报告所统计的受淹区及迁建区的文物共 1282 处,计划实施保护措施的文物共计 1175 处,规划安排各类文物保护项目 1467 项。最终经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确定列入保护规划的文物共 1087 处,其中湖北库区 335 处,占总量的 31%;重庆库区 752 处,占总量的 69%。文物保护工程经费概算总计人民币 194153.32 万元。

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将依此规划而拉开序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

通过这些单位的科研人员历